

艺评

张鹤杨

国大钢琴社年度音乐会 如品14杯特调鸡尾酒

3月24日晚的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座无虚席，这还是疫情暴发两年来的第一次。放眼望去，全是大学生般模样的年轻人。没错，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钢琴社的年度音乐会。

手中的节目册以两页篇幅洋洋洒洒印了14首曲名，皆是双钢琴作品，共有28名钢琴社成员登台演奏。如此丰富曲目和“庞大阵容”，仿佛一套14道的Omakase（主厨私荐），未闻其声，心中已颇有期待。

以20世纪民俗舞曲为主

纵观本场曲目，除一首略显突兀的莫扎特外，大多是20世纪的作品，且以民俗舞曲为主：如巴托克的《保加利亚小调》、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塔兰泰拉》（意大利民间舞曲）；拉美舞曲和北美爵士风占比更重，如格什温的《古巴序曲》、Rosenblatt的《探戈》等。

奔放的曲风洋溢着青春的荷尔蒙，原来这套Omakase是与调酒师对坐的14杯特调鸡尾酒。



国大钢琴社（NUSPE）Touch 2022音乐会展现20世纪音乐的万种风情。（吴子晔提供）

开场曲是为双钢改编的《卡门幻想曲》，原著《卡门》虽为法国歌剧，紧贴剧情的西班牙音乐却为拉美风格做足铺垫。“酒劲”是从第四首开始上头，本没打算来“加班”的我也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笔。

这首《温斯博罗棉厂布鲁斯》是美国当代作曲家Rzewski

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乐曲开篇在钢琴最低音域反复槌击，以模仿工厂的轰鸣声。该素材贯穿整首，甚至发展至用手肘击打键盘，让很多观众屏气凝神，身体前倾，感受20世纪工业文明的钢铁洪流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——这部钢琴作品的同名原作诞生于当地棉厂工人大罢工的背

景下。两位演奏者的处理可圈可点，尤其在持续低鸣的同时，对乐句的处理逻辑清晰，兼顾音效性与音乐性。

紧随其后的是阿根廷作曲家Gustavino的《三首浪漫曲》之二。这首三拍子的舞曲让人不禁起舞，轻盈之余融入南美洲特有的不规则律动，极富挑逗感；意乱情迷之际，法国现代主义大师普朗克的《双钢琴协奏曲》则瞬间把我拉回亲切的东南亚海岛。

普朗克的音乐极具辨识度，总会插入一段过分天真童趣，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片段，让人边皱眉上瘾。这部作品的惊艳之处是印尼加美兰风格的大华丽开篇——作曲家是在1931年巴黎殖民地博览会上邂逅加美兰音乐后，隔年创作这部作品。“顽童”段落，音乐再现开篇的加美兰音乐，只是华丽之风化为仙境之气，此刻仿佛置身婆罗浮屠的雾霭石佛间。

就像鸡尾酒的调制，每样基酒的口味、颜色、名字和原产地等，无不带有符号学的象征意义。这14首乐曲，每一首都是欧

洲浪漫主义音乐发展到极致后与各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，致幻程度不输酒精之调和。

下半场，Bolcom的《穿过伊甸之门》甜美得忧伤。这种“拉格泰姆”（ragtime）曲风本是酒肆妓院的靡靡之音，却在作曲家笔下洗去轻浮之气，多了一分明朗。这大概是一杯“盘尼西林”，以蜂蜜和柠檬调和重烟熏味的威士忌酒。

与众拉美风情颇显反差的是Hahn的《忧伤随想曲》，这首“Caprice Melancolique”仿佛京都抹茶的调制酒，清新而醇粹。以茶入酒看似违和，却别有风味，一如它耐人寻味的曲名：“Caprice”一般指恣意奔放的狂想曲，而这是一首黯然伤神的随想曲。

“推杯换盏”间，我竟不知时间已过两小时。在不绝于耳的掌声和叫好中，观众似有意犹未尽之感。

培养未来的听众

作为国大社团的音乐会，想必很多观众是为支持朋友买票，

有人或许还是首次踏入滨海艺术中心。因此这场音乐会的“成败”，可能直接影响本地未来的艺文市场。以我身边的男生为例，几乎大半时间都在刷手机屏幕。他是否在看电子节目册上的曲目介绍我无从得知，而且前排的确有人在认真地阅读电子节目册，但我本人常在解锁屏幕时因为看到未读信息或其他，瞬间就忘记自己为什么拿出手机了。

从音乐室出来后，我得知节目册只印了60册，而当晚应有近250名观众。据了解是校方出于环保考量，限定了印数。电子节目册近年来已成为音乐会的“新常态”，我一向支持这个转变；但在这场音乐会上是否应该“省纸”，我又有些动摇的想法。

国大是我国引以为傲的世界一流学府。国大钢琴社的成员当晚在世界著名的艺术中心，奏响两架世界顶级的斯坦威钢琴，以精妙的构思呈献了一场令人惊艳的音乐会。如此水准的节目能否为新加坡培养出一流的观众？这也是我关切的问题。